

中国现代 社会科学家 传略

晋阳学刊编辑部编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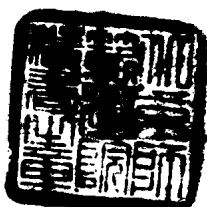
晋阳学刊编辑部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2631

山西人民出版社



1122631

主 编 高增德
本辑编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尹协理 朱德真 李茂盛
陈典模 屈毓秀 降大任
顾全芳 高增德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第六辑)

晋阳学刊编辑部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366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册

书号：11088·95 定价：(平)3.50元
(精)5.10元

DB 47/59
凡 例

1.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是一部社会科学综合性的
人物传记，具有资料、学术价值，是供社会科学工作者、文科大
专师生和广大社会科学爱好者使用的学术资料书。对于向往成才
的青年读者，亦颇有裨益。

2. 本《传略》拟收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专家和知名学者
的传略。学科包括：（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哲学
（含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自然辩证法）；（3）经济学；
（4）政治学；（5）军事学；（6）法学；（7）教育学（含
教育心理学）；（8）历史学（含世界历史）；（9）民族学；
（10）宗教学（含世界宗教）；（11）文学（含外国文学）。此科
只取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翻译家，作家不取）；（12）
艺术学（含外国艺术。此科只取艺术理论家，艺术家不取）；
（13）语言学（含少数民族语言、外国语言、文字学）；（14）
科学学；（15）民俗学；（16）考古学；（17）社会学；（18）
新闻学；（19）档案学；（20）图书馆学；（21）博物馆学；等等。

3. 本《传略》起自“五四”，迄于当今。凡在现代社会科
学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凡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出版过两部学
术专著的现代社会科学家，均在收录之列。台湾省、香港、澳门
地区以及海外侨胞中有一定成就的社会科学家也尽可能收录。

4. 本《传略》的编写，已故者他人撰传，健在者由本人作
传；若年事甚高者或由本人口述、别人整理，必要时亦可由他人
以第三人称写传，但是务必要请本人过目。传略在辑录成书时，

除个别地方稍加删节外，基本上保留原貌。

5. 本《传略》的编辑方针，着重于总结和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治学实践、治学经验、治学方法。内容包括：职称、姓名、曾用名、笔名、生卒年月，籍贯，家世，学历，生平事迹，社会科学活动，学术成就及其著作。对重要的学术活动尽可能较多地记载，对学术思想及重要著作的学术观点可多加介绍，对重要的学术论著应尽量注明发表时间、期刊或出版社名称。本《传略》既区别于传记专著，又不同于辞典中的小传，而介于二者之间。由于撰写者的情况不同，有的写得比较详尽，有的写得比较简略，各篇传记的规格和体例不尽相同。

6. 本《传略》的社会科学家尽量配有照片。

7. 本《传略》的分辑，根据组稿成稿的先后编排。辑内顺序以姓氏笔划排列。本辑共编入三十一位社会科学家的传略，其中有自传十三篇。

8.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肯定不少，恳望社会科学家、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目 录

- 马汉麟传略 游 珙 (1)
王造时传略 何碧辉 赵寿龙 (10)
韦 憲传略 郑懿德 (19)
牙含章自传 (42)
冯 定传略 华 明 (53)
吕振羽传略 刘茂林 叶桂生 (58)
刘逸生自传 (79)
苏渊雷自传 (86)
吴文藻自传 (118)
吴亮平自传 (140)
何其芳传略 卓 如 (152)
沈志远传略 沈骥如 (178)
宋 涛传略 何 伟 (219)
张维华自传 (229)
陈梦家传略 周永珍 (240)
林之巢传略 何士龙 承 炎 (256)
欧阳渐传略 吕 濑 (264)
周辅成自传 (268)
宗白华传略 邹士方 (276)
郝树侯自传 (314)
胡 穀自传 (324)
胡士莹传略 陈翔华 陆坚 肖欣桥 (336)
胡仲持传略 胡国枢 (347)

| | |
|-------|-------------|
| 夏东元自传 | (369) |
| 钱实甫传略 | 缪振鹏 (378) |
| 钱南扬自传 | (393) |
| 殷孟伦传略 | 何泽村 (397) |
| 蒋维乔传略 | 陈秉仁 (415) |
| 傅统先自传 | (445) |
| 傅振伦自传 | (456) |
| 蒙思明传略 | 陈世松 (470) |

马汉麟传略

游 珩

一

马汉麟江苏泰州人。一九一九年生，一九四四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在北京清华大学、北京马列学院（高级党校）任教，一九五四年调到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语文学会理事等职务。一九七八年卒，终年五十九岁。

马汉麟小时家境清寒，三岁时父亲亡故，家庭生活没有来源。母亲将卖首饰所得和一点积蓄买了几十亩土地，母子三人（马汉麟尚有弟弟一人）依靠地租，勉强维持生活。马汉麟幼年时，母亲管教甚严，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他白天上小学，晚上上私塾。他学习一贯努力，不论外面有什么热闹，从不出门观看。放学回家，母亲也不让他出去和别的小孩玩耍。因此，自幼养成沉静、胆小、谨慎的性格。

一九三二年，马汉麟小学毕业，母亲供他升学相当困难，决定让他去学徒，他坚决不同意，要求考初中。在舅父的支持下，当年考入本县泰州的初级中学。一九三五年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立如皋师范。一九三八年，抗日的烽火漫延到江苏，学校解散，辗转流亡到了河南，后来在河南淅川国立中学师范部毕业。不久被分配到陕西汉中任小学教师。一九三九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因体育不及格，留校多读

了一年，一九四四年毕业。

马汉麟幼年即好学，上大学的时候，更是成天孜孜不倦，刻苦学习。那时正当战争年月，西南联大学生不少人因经济没有来源，生活困难，课余在外面兼差，教中学、做家庭教师或机关职员，甚至放弃学习跑仰光做买卖的也大有人在。马汉麟家在沦陷区，家境本来不佳，他却安于贫困，一心读书，大学期间从未兼过差。他依靠贷金（当时学校发给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和学生助理（他为系里刻蜡版、晚间开放系办公室为同学自习等）的微薄收入，读完大学。

马汉麟在大学时候专攻声韵学，他也钻研训诂学和文字学。他的兴趣比较广泛，对古典文学也很爱好。他旁听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汉乐府、唐诗等文学课程。当他看到闻先生用声韵、训诂、文字之学解释汉乐府诗中的疑难字句时，感到这是研究汉乐府的一条新路。于是，循着这条路子试写了《两汉乐府古辞臆解》的长篇文章，其中有的意见颇为新鲜可取。他旁听朱自清先生的文学批评课时，写了《说“空灵”》、《六义与四始》、《“登高能赋”与“登高必赋”》等六篇文学批评杂论，受到朱先生的好评。他还偶尔搞搞旧诗、词、曲的创作，特别对李商隐的诗有浓厚的兴趣。马汉麟在大学时期的刻苦学习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一九四四年，西南联大应届毕业生一律被征调充当美军译员，参加抗日作战。当时，学生经过短期的英语学习训练即分配工作。马汉麟因口译不能胜任，一个多月后申请离职返昆，后以译员名义在昆明译员训练班做一般的文书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译训班解散，马汉麟先后短期在西南联大、北京清华大

学任事务员，仍做文书工作。一九四六年夏，联大师生员工复员回京，秋天，马汉麟亦离昆来到北京。不久，他由清华大学文书组调到中文系任助教。他教学之余，仍把精力放在声韵、训诂的研究上。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曾在《新生报》朱自清主编的语言与文学的副刊上先后发表过《罗敷考音》、《“倭堕髻”解》等五篇论文。后来由于参加学校陈列室的工作，他开始研究甲骨文。一九五九年在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一期和第二期发表的《关于甲骨卜旬的问题》和《论武丁时代的祀典刻辞》两篇论文，就是当时的研究成果。该文已为国内同行专家所引用。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马汉麟调到马列学院（高级党校前身）语文教研室任教，讲授语法和修辞的课程。于是，他开始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一九五七年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语法概要》一书，就是根据当时编写的讲义修改而成的。

马汉麟在《语法概要》的序言中说：“当时的讲义初稿是按照学院讲授语法的三个原则编写的，这三个原则是：一、简单明了；二、合乎实用；三、采取现在各语法家的较好的意见，不偏从‘一家之言’。”接着，他在说明为什么要按这三个原则编写的理由之后又说：“经过两度教学实践，效果较好。”所以，以上三个原则也就是他日后编写《语法概要》的主要的指导思想。当然，他在采取各家之长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语法概要》一书除系统地介绍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之外，着重分析句子的结构和重视实践指导。每一章节中配合理论，列举病句，说明其错误原因；每一章之后又附有练习，书后并有答案，读者既可借以思考和运用语法知识，又可加以检查核对。这些安排都有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和写作水平。

一九五四年，马汉麟调到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古代汉语课。此后，他全力以赴，刻苦钻研古代汉语。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中宣部和高教部委托王力先生主编高等学

校文科教材《古代汉语》，马汉麟参加了这一工作，为该书常用词通论组的负责人，并担任执笔通论中的《古代文化常识》部分，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马汉麟自一九五七年以来，长期患高血压心脏病，十年动乱期间，精神上倍受摧残，病情加剧。一九七二年，他已经患心肌梗塞，动辄心绞痛、憋闷、气短，医院开了全休假。但是，他仍经常忍着心绞痛，含着硝酸甘油片参加教研室的业务会；在家编写《古汉语语法提要》教材，审阅青年教师的讲稿，提意见，贴浮签；给本系和外系的同学讲书、答疑。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马汉麟欢欣鼓舞，决心为祖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再作贡献，不顾病情严重，为教学、科研和培养师资而辛勤操劳，为教研室所承担编写的《古汉语虚词词典》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自己又终日伏案读书，搜集古汉语语法例句。住院期间，床头还放着《汉书》、钢笔和笔记本。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马汉麟病情突然恶化，心脏停止了跳动，不幸与世长辞。

三

马汉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关心教育改革，是高等教育战线上一名辛勤的园丁。他教学一贯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他讲求教学方法，教学效果，重视教材建设。他曾经对已毕业而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学说：“搞教学要有一颗热呼呼的心，想方设法把学生教懂。”他自己为搞好教学，就绞尽脑汁，献出了全部精力。

一九五四年秋天，马汉麟调到南开大学教古代汉语，其时，高校开设这个课程的学校甚少，没有任何教材可以借鉴。他自编教材（附有练习），自刻蜡版（教材、习题、考题），工作常至深夜两三点钟，甚至通宵达旦。工作完毕，头晕眼花，疲劳不堪；

和衣而卧，稍事休息，又赶去上课。他对教材设计、课堂教学、作业批改与评讲，以及课外辅导，每一环节，无不十分重视。他的讲课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深受学生欢迎，有的学生至今仍完好而珍重地保存着当年他编写的古代汉语讲义、听课笔记和他亲自批改过的作业。每逢学生反映学习古代汉语有收获，他便感到安慰，工作受到鼓舞。为了学生学好古代汉语，他曾定时下宿舍辅导，又专门为学习困难的工农学生辅导，不管天气严寒暑热或下大雨，从不间断。学生反映他对教学负责、热情。对学生要求严格，他为教学倾注了全部心血。

马汉麟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他认为教学与科研要同时抓，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他说不搞科研提不高教学，光搞科研不重视教学等于放弃本职工作。他自己一面为搞好教学而绞尽脑汁，一面为科研而埋头苦干。马汉麟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平日的科研工作，使他对古汉语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一九六〇年，以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名义出版的《古代汉语读本》（1982年以马汉麟本人名义由河南中州书画社再版）就是他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平日科研成果相结合的产物。《古代汉语读本》饱含了马汉麟的劳动和心血。这本书是在马汉麟过去所编的古代汉语讲义的基础上编出来的，从体例到选材，从注解到语法分析，他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其中的语法部分，是他多年来没有发表的若干科学研究成果。《古代汉语读本》一书以文言语法为纲，配合课文、练习，使初学者能够较快地掌握古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提高阅读一般古书的能力。事实证明，该书简明实用，发行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为部分高等院校所选用。

他的遗著《古汉语语法提要》（1980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原是他一九七二年为南开大学历史系讲课时所编写的教材，它与《古代汉语读本》同样简明实用，是学习古代汉语的

入门书。一九七四年以后，马汉麟对《古汉语语法提要》一稿曾作过一些修订，主要是抽换和增补了一些例句。但由于健康限制，有些例句虽准备好了，却没有来得及更换，全稿也未能细致地修改，他研究古汉语语法的新成果，更没有来得及写进去。所以，《古汉语语法提要》只能代表马汉麟一九七六年以前的看法。该书出版之前，他大学时期的同学朱德熙同志对原稿作了校阅，并为书写了序言。

马汉麟治学态度严谨。他很重视积累资料，平日读书，除一般浏览之外，大都在书上划记号、写批注、作笔记、做卡片。他不但重视积累文字资料，也重视积累文物考古的图片资料。由于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他积累了大量的卡片，数万条古汉语语法例句素材（十年动乱时被毁者除外），对古汉语语法规律有许多新发现，逝世前两个月正着手整理，终因病情严重，被迫搁笔，未能终篇。马汉麟也很重视外文学习。他认为搞语言的至少应懂一种外文。自业余英语广播讲座开始以来，他始终坚持每天听两遍，直至英语教材全部播完。他边听边笔记，事后认真整理笔记并作练习，作业一次不漏。他常把英语语法与古汉语语法进行比较。他说英语语法的规律使他受到启发，对研究古汉语也有帮助。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他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负责执笔其中《古代文化常识》部分，涉及专门的知识很多，特别是天文、历法、乐律方面。他没有学过天文学，也缺乏这方面的系统知识，为了介绍古代天文学知识，他就自学，看了许多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资料和著作，专程向专家求教，去北京天文馆观看“星空巡礼”，经常深更半夜实际观察星象，为了写数千字的介绍而足足花了半年的时间准备。朱德熙同志在马汉麟编著的《古汉语语法提要》一书的序言中也说：“他写的学术性文字大都确切可信，经得起推敲。”例如他在《关于甲骨卜旬

的问题》一文中，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过去认为甲骨卜旬以甲日至癸日为一旬是错误的，实际上殷人以癸日至壬日为一旬。这一点发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唐（兰）之所未发，由于证据确凿，目前已成定论。一九七三年，有位毕业生请马汉麟看一篇小文章，其文论述到某个剥削政权覆灭的原因时，作者突出农民起义，不谈旱灾。他就对作者说：“这不是文字的疏漏，是治学态度，你这就不是全面看问题，这个倾向目前相当严重，你千万不能这样。”

马汉麟对校外来求教的青年人，不论是他原来的学生或是熟人介绍来的不认识的人，他一概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的问题。他向已毕业的同学传授治学方法，告诉他们，研究要先定范围，要有长远计划，考虑足够二十年工作。要象勘探油井一样，不见油不罢休；见了油，不挤干不转移阵地。他经常对学生说：“要求你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级台阶，别的人能够踩着这个台阶，继续攀登。这样的研究成果，对学术，对社会才有意义。”一九七二年，他已患心肌梗塞，系里一位同志介绍本校外文系的一位学生来向他学古文。他每周给那个学生讲一两篇文章，事前认真备课，一直讲了大约两个学期。一九七八年，他住院之前，有人介绍一位准备投考科学院语言所研究生的青年请他辅导现代汉语。他忍着心绞痛、含着硝酸甘油片为那位青年辅导。那位青年录取以后对马汉麟的考前辅导，一直铭记不忘。

四

马汉麟生活简朴，为人宽厚，但性情急躁，容易感情激动，与人争执时，脸色铁青，令人望之生畏。他对工作、对做学问是那样认真，对生活琐事也一丝不苟。凡是经他手的事都带有这一特色，有时令人觉得过分、可笑。他写家信也要拟草，字斟句酌，

最后誉清。他锁办公室的门，曾让同行者校对是否锁好。他的书报杂志的放置，排列整齐，也从不让他人插手。

马汉麟喜欢夜间工作。他说夜间干扰少，效力高。马汉麟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五十年代初期直至他逝世前夕，二十余年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他是搞语言的，但兴趣比较广泛，对建筑学也很爱好，搜集了不少资料，涉猎过一些古今中外建筑史和建筑学的书籍，并曾亲往天津解放北路，考察过几座著名的建筑物。

一九八二年九月
写于汉麟逝世四周年

马汉麟主要著作目录

一、专著

《语法概要》 (1957年10月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古代汉语读本》

(1960年9月以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
名义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82年以马汉麟
本人名义由河南中州书画社再版)

《古汉语语法提要》 (1980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单篇论文

《罗敷考音》 (1946年12月9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第8期)

《“倭堕髻”解》

(1947年1月20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第14期)

《汉晋南楚江东方音泥来二母互混考》

(1947年3月31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第24期)

《古音审、并、于、晓考证》

(1947年11月18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第57期、
11月25日58期)

《“扬雄方言中有切音”辨》

(1948年3月9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第73期)

《论两面性的动词》(语法笔记之一)

1955年10月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一期

《新兴的“把字句”》(语法笔记之二) (同上)

《关于甲骨卜句的问题》

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一期

《论武丁时代的祀典刻辞》

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二期

《古代汉语“所”字的指代作用和“所”字词组的分析》

(1962年10月中国语文)

《古汉语三种被淘汰的句型》

(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顾炎武》(《祖国十二诗人》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

《古代文化常识》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

三、参加集体编写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

王造时传略

何碧辉 赵寿龙

—

王造时，又名王雄生，江西安福人，一九〇二年八月三日（光绪壬寅年六月三十日）生。父名济善（1869—1947），字加美，号子泉，年轻时做过码头工人，后来积累了资金，自己经营竹木生意。

王造时八岁由晚清秀才朱廉夫“发蒙”，“造时”这个名字就是发蒙时起的。

一九一三年，考入安福小学。一九一六年考入南昌第一中学。一九一七年暑假考入清华。

清华所在的北京，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从偏僻的山城来的王造时，一切感到新鲜。《新青年》、《新潮》是他必读的刊物。一九一九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王造时是积极参加者，并为此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他领队到东安市场演讲被捕；第二次参加向徐世昌请愿代表团时被捕。此后，他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响导》、《解放与改造》等报章杂志，深受新思潮的影响。五卅运动中，王造时以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的身份到达武汉，曾推动了武汉地区反帝运动的开展。

一九二五年夏，王造时于清华高等科毕业，去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学政治学，在美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美国学习期间，他感到美国的物质文明、民主自由，确实比半殖民地半